

蜜蜂 之死

〔德〕汉妮·明策尔 著 梅毅民 译

Hanni Münzer

南海出版公司

蜜蜂 之死

[德] 汉妮·明策尔 著 梅毅民 译

Hanni Münzer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蜜蜂之死 / (德) 汉妮·明策尔著 ; 梅毅民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6
ISBN 978-7-5442-9540-6

I. ①蜜… II. ①汉… ②梅…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366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176

HONIGTOT by Hanni Münzer

Copyright © Piper Verlag GmbH, München/Berlin,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2019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蜜蜂之死

〔德〕汉妮·明策尔 著

梅毅民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敬雁飞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540-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献给西蒙——一位在尘世间短暂逗留过的小天使

蜜蜂之死

从前有群蜜蜂，
精力旺盛、吧嗒吧嗒丛中吸，
花丛盛放时，贪婪无饱意。
与大自然结盟，
琥珀金的蜜糖，芳香且纯净。

众生喜悦面天神，
女王傲视统众生。
尊贵女王黛博拉，
聪慧美丽不可近，
竟至太阳失光芒，
追随群蜂欢快舞。

忽然空中飘来异香，
何方生灵昭示坟场？

人啊，这大自然的暴君，
是他们，屠戮万物生灵，
金色的蜂群从此默默不语。

唯女王躲过劫戮，
苦思冥想寻复仇。
大仇虽有得报之日，
她却落得惨死收场。

时至今日暗影耸立，
叹昔日天空逝。
想从前群蜂欣欣向荣，
而如今只能失魂落魄，
视复仇胜于生命者——愚不可及。

——拉法埃尔·瓦雷里阿尼

起先，邪恶的欲望只是匆匆的过客；
继而，它成了座上客；最后，竟变成了灵魂的主人。

——《塔木德 苏卡箴言 52》

目 录

Contents

1	序 幕
3	第一部 费丽丝蒂 当前
31	第二部 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 过去
53	第三部 黛博拉
193	第四部 玛利亚
369	第五部 费丽丝蒂和玛塔 现在
381	尾 声 我，费丽丝蒂
385	后 记
389	鸣 谢

序幕

据说，真相的重量比上帝所能承受的还要沉重。
而真相总遵循着自己的物理特性。倘若你根本没有预料到真相，
那它就会如一个气泡般浮出水面，以示谴责。
当外婆离开人世，而母亲在当天消失无踪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我们家里。
东西就收藏在被遗忘且早已褪色的匣子里，唤起对往事的追忆。
往昔的岁月追赶上了我们。

第一部

—

费丽丝蒂

当前



第一章

2012年5月，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你确定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奥利维亚问道。费丽丝蒂感觉过去一小时里，这个问题已经被提过上百次了。不过这会儿奥利维亚声音中的怒气已经多少消散些了，费丽丝蒂便也懒得回应她。

费丽丝蒂专心地将行装放入一个《圣经》大小的箱子。箱子是她那不谙世事又不切实际的妈妈送给她的礼物。

奥利维亚趴在床上，一边啃苹果，一边带着恼怒的神情注视着好友的一举一动。

费丽丝蒂知道奥利维亚绝不会善罢甘休。没错，问题又来了。“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来，而且还背着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才说到点儿上！费丽丝蒂忍住没笑出声来。不是她做的事情令奥利维亚生气，而是她做这件事竟然瞒着这个最要好的朋友，同时也是这个星球上最好奇的人！

同刚才一样，费丽丝蒂没有接茬。她啪的一声合上箱子，喊了一句：“完毕！”箱子盖合上的清脆声响充满决绝，似乎在宣布话题结束。

可奥利维亚没完没了，此刻她亮出了手中的王牌：“做这样的决定，

你可有一分钟想过理查德？”

费丽丝蒂转过身，这个问题的确触及了她的痛处。理查德为人可靠，天资聪颖，前途光明，而且相貌英俊。他是奥利维亚的哥哥，大了她十岁。她们俩大学毕业证书还墨迹未干，刚刚开始行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名颇有声望的外科医生了。

西雅图儿童医院全体女职员都对理查德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她，费丽丝蒂，却要离他而去，跑到别的大洲，和他从此天涯两隔！

“他爱你，你知道吗？”此刻，奥利维亚的语气相当温柔。

“知道。”昨天和他告别时，他就是这么说的。理查德百般劝说她留下，甚至向她求婚。她此时不愿也不能去想他被拒绝时那悲伤的表情和失望的眼神。与他分别也令费丽丝蒂心如刀割。从昨天分手那一刻起，她便觉得胸口好像堵了一堆厚厚的、无形的东西。她觉得自己无法理喻，可又别无选择。

她一直如此。是内心的茫然推动着她不断前行。其间，她也怀疑过自己的天性能否被改变。成为医生曾是她最高的目标，她曾希望，一旦达成这个目标，内心的茫然与冲动就会平息。可毕业和最终的考试越来越近，她内心的茫然与冲动也越发强烈。这股冲动在驱使她放弃平坦的职业之路，寻找新的方向。

她渴望到达某个地方，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然后安定下来。然而付诸行动的时候，她却好像总是受完全相反的力量驱使，听命于灵魂深处的惶恐不安。她看似想要某种生活，却又不得不待在另一种生活中。她的内心总是在挣扎，总是在和自己对话。昨天她试图向理查德解释。可是，一个人又怎能向别人解释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事情呢？她悲伤地放弃了，最终和理查德不欢而散。

一句忧伤的诗句无端浮上心头：我将永无可能迈入那爱的圣地。想

着这句诗，失落和一丝淡而无味的恐惧袭上心头。

“你刚才说什么？”奥利维亚惊愕地看着费丽丝蒂。

费丽丝蒂没有意识到，她刚才显然将这句诗大声说了出来。她恍然记起，是谁曾对她说过这句诗。是外婆，是多年前外婆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之前对自己说的。奇怪的是，这句诗此时此刻偏偏浮上心头。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八十七岁的外婆六天前刚刚去世。外婆的离世不光对她自己，对家中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为了外婆的葬礼，费丽丝蒂推迟了去喀布尔的行程。她将去那里的“无国界医生”救助站工作。

费丽丝蒂的手机响了。肯定是妈妈玛塔打来的，她早就该到了。玛塔坚持要开车送女儿到机场。

费丽丝蒂轻轻叹了口气。她有些发愁一会儿怎么度过去机场的近一小时车程。妈妈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劝说她放弃远行的念头。“上帝啊，偏偏是阿富汗！你真是疯了，费丽丝蒂，真的。你念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就是为了毕业后戴着面纱在那世界尽头晃来晃去吗？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别提那里的暴徒隔三岔五就把自己炸上天。太可怕了！”

电话那一端传来的并不是妈妈的声音，而是爸爸的。去年中风后，他就只能待在轮椅上了。不过，他近来恢复得很好，也许不久就能离开轮椅了。“你好，小姑娘。妈妈在你那儿吗？”爸爸问道。

“嘿，爸爸。妈妈还没到，我正想给你打电话问问她跑到哪里去了。她几点出门的？”

“这可有些奇怪了。她昨晚好像根本没有回家。她可从不会夜不归宿。我还满心希望她在你那儿呢。”

“什么？妈妈没有回家？”费丽丝蒂难以置信。玛塔也许有其他缺

点，可她从来都是可靠的代名词。她不可能留爸爸一个人在家过夜，尤其是他中风以后。

“会不会她给你打过电话，但你没听到？”

“不会，我查了电话留言，既没有来电显示，也没有留言。而且她的手机也关机了。你说她会去哪儿？”

“她昨天有什么安排吗？也许去慈善会开会了？你可以给那里打个电话试试。”妈妈加入了几个慈善组织，是那里的活跃分子，关心和帮助别人是她人生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别人可不包括家人。这个念头飞快地闪过费丽丝蒂的脑海。别这样，费丽丝蒂告诫自己，这对妈妈不公平。过去几年，她们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

“可她昨天没参加什么会议。你妈妈昨天中午接到护理院打来的电话，请她去收拾你外婆的遗物，整理下她的房间，因为下一个病人马上要住进去。”

“你给护理院打过电话了？”

“当然，她们说玛塔最多逗留了半小时就离开了。一个护工看到她夹着一个盒子冲出了护理院。”

“冲出了护理院？妈妈？说实话，这可不是妈妈的风格。”

“是啊，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也不是你妈妈的风格。你觉得她会出什么事吗，譬如说车祸什么的？”

费丽丝蒂听出了爸爸声音中的担忧。

“如果是车祸，您不觉得我们早就该收到消息了吗，爸爸？我现在就去您那儿，然后挨个给那几个慈善会打电话。不会有事的，妈妈肯定又沉迷在忏悔和祈祷的马拉松里，把周遭的一切都忘了。”或者这是妈妈阻止我去喀布尔的新伎俩，费丽丝蒂想。

“可是你去喀布尔的行程怎么办？”爸爸快速地问道。

“没关系，我可以再推迟一次航班。我在那边的工作本来也要一周后才开始。我半小时后到你那里。你可以继续试着打妈妈的手机，看能不能打通。一会儿见，爸爸。”

奥利维亚充满疑惑地问道：“我刚才没听错吧，你妈妈失踪了？”

“是的，没听错。看样子，从昨天下午起她就不见了。至少从那时起，她就没再联系过我爸爸。爸爸中风后，他们就分房睡了。他吃的药让他容易困倦，每天早早就上床休息，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才发现妈妈没回家。”

奥利维亚从床上跳下来，将手里吃剩的苹果扔掉。“走吧，我开车送你过去。我现在也想知道你妈妈究竟怎么了。”

途中，奥利维亚若有所思地问道：“你刚刚提起玛塔冗长的忏悔仪式，是不是担心她又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奥利维亚和费丽丝蒂这一对密友上幼儿园时就认识了，过了这么多年，她当然理解费丽丝蒂的妈妈特有的宗教狂热一旦爆发将意味着什么。“她最近一次这样是在什么时候？她不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问没这样了吗？”奥利维亚继续问道。

费丽丝蒂想了下，上一次差不多是八年前的事了。作为方济各女子教会的成员，玛塔·本尼迪克特，也就是妈妈，最后一次连续数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祈祷，恳求上帝的宽恕，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行为让上帝失望了。这样的事以前每隔半年就会在妈妈身上发生一次。费丽丝蒂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些年来妈妈的宗教狂热在逐渐消退。她皱了皱眉头。因为阿尔茨海默症不断加重，外婆不得不住进护理院，而妈妈的积极变化是在外婆住院后发生的。她把这些告诉了奥利维亚，又补充道：“外婆去世极有可能让妈妈受了刺激，旧病复发。我真心希望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果真如此的话，对我爸爸来说就太糟糕了，旧伤疤又会被撕开。他总觉得是他欺骗了妈妈，毁了她的生活。”